

袁克文经部善本藏书题识(上)

李红英

“八经阁”是民国年间藏书家袁克文的书斋名,其得名源自宋刊巾箱白文小字本《八经》。袁克文爱好收藏古籍善本,每得一书,或题书名,或手书题记,以识因缘。从其藏书题识,我们可以体味其淘书之乐,觅书之苦,爱书之切,购书之狂,得书之喜,散书之悲。字里行间,都可感悟到袁克文内心所经历的人间冷暖、世事沧桑,正所谓“日溯书城,不复问人间岁月矣”。

近代以来,群经之书不为人重视,宋人说经之书更是鲜有问津。1917年,周叔弢以重金收得元至正六年(1346)虞氏务本堂刻本《周易程朱传义音训》,被傅增湘称为“读书者之藏书”。早在1912年,傅增湘在孙伯恒处即见过此书。此书为初印,刊刻精美,“至可宝贵”;然因“近世收书者喜子集小帙,而薄群经。至宋人说经之书,尤无人过问”^①,以至于此书流传厂肆五六年之久。袁克文收藏古籍善本,不仅仅有“子集小帙”,亦不乏“宋人说经之书”,从其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常人所轻视的群经之书,在袁克文的八经阁中,却得到了很高的礼遇。

一、宋刊《八经》跋(图见封二)

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八经,即《延令宋版书目》之第一种,所谓小板八册者也。李木斋师曾贻《礼记》一部,为拜经楼藏九经之一。师得自仪徵阮氏家。文达题端,标曰“宋本”,而吴氏所记亦定为宋刊。审其字画,实明初覆本,眉上有音注,宋讳亦多缺笔,如天禄琳琅、丽宋楼所谓之宋本,皆明本也。若真宋刊,则从无闻见。此《八经》,厂贾自山东获归,甫抵京,即为予购得。木师及傅沅叔、董受经、吴印丞诸子见之,皆惊为并世无两,而宋刊明翻之疑团庶可释然矣。洪宪元年二月寒云记于后百宋一廬中。(下钤“寒云”白方小印。)

^①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六年(1346)虞氏务本堂刻本《周易程朱传义音训》傅增湘跋。

《孝经》以倭岛求古楼所藏北宋槧为最知名,杨星吾曾翻雕之。今据以校此,举其异处如下:

序:刑于四海,杨本“刑”作“形”;注,杨本作“註”;补于将来,杨本无“于”字;第十章:子曰孝之视亲,杨本“孝”下多“子”字;第十二章:移民易俗,杨本“民”作“风”;敬一人则千万人悦,杨本“则”作“而”。丙辰三月二十六日灯下记于后百宋一廬,寒云。(钤“袁克文”朱白方印。)

此部宋刻巾箱本白文《八经》,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旧藏,即《延令宋版书目》著录的第一种“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八经,共八本小板”,亦即通常藏书家所言“宋刻巾箱本诸经正文”,前后无序跋,无总书名。今存八经,即《周易》二十二叶,《尚书》卷首序一叶,正文二十六叶,《毛诗》四十七叶,《礼记》九十三叶,《周礼》五十五叶,《孝经》三叶,卷首有唐玄宗序半叶,《论语》卷首“论语序”一叶,正文十六叶,《孟子》卷首序“孟子题辞”二叶,正文三十四叶。其中《毛诗》一书中《周南国风》、《召南国风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周颂》等部分各段末、或小题之下多有剝改,当是将字剝去。剝处有修补痕迹。有的是偏向行格的右侧,间有文字痕迹宛然之处。有剝改处的纸较无剝改处的纸略黄。每半叶二十行,行二十七字,细黑口,双鱼尾,左右双边。框高14.3厘米,宽10.2厘米。版心上鱼尾之下镌有易、书、诗或寺、记、礼、仑、孟、孝等字。版心下鱼尾之下刻工处镌有蔡全刊换元章板、子德刊换子万板、元刊换子万板、子敬、系刊换元德板、元德、系刊换刘才板、子刊换刘才板、敬刊换元章板、系刊换元章板、子刊换子万板、翁、系刊换子万板等。书中敬、弘、殷、恒、让、桓、嬖、慎、玄、匡、桓、贞等字缺末笔。

此书每册首均钤“季振宜读书”朱文长方印。民国初年,述古堂书贾于瑞臣收得此书^①。1916年2月,袁克文从于瑞臣处购得此宋刊巾箱本白文《八经》^②,叹为观止,专辟“八经室”储之,并制有“八经阁”白文、朱文印鉴数枚,形制不同。每册书衣均有袁克文墨笔题签,并钤“百宋书藏”朱方印、“八经阁”白方印二枚;书内有袁克文朱笔校语。当时傅增湘曾通过董康、徐森玉等人借得影写。1926年武进陶氏涉园曾据此本影印行世^③,嘉惠学林。袁克文晚年,将此本转让潘宗周,入藏潘氏宝礼堂,张元济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经部著录《九经正文八种》者,即是此书。建国后,潘氏后人潘世兹捐献国家,入藏今国家图书馆。

袁跋中提及其师李盛铎曾赠与他阮元旧藏《礼记》一部,为拜经楼旧藏九经之一。是书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卷一著录:

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1-2页。

②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附录·寒云日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159页。

③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,第1-2页。

宋刻,每叶四十行,行二十七字,盖即渔洋先生《居易录》所载倪雁园尚书家小本九经者也。先君子跋云:右九经白文,乃宋麻沙本之佳者。盖明锡山秦氏刊本之所祖也。楮墨古雅,经卢抱经、鲍绿饮、黄尧圃诸公所赏鉴。其经文字句较时本间多不同,如“曾子问殷人既葬而致事”下有“周人卒哭而致事”句,殆宋人因皇氏之说而增之,与日本《七经孟子考文》所引古本相符。其余字句不及备载。又《左氏春秋》前不列惠公元妃传文一段,盖古经与传本不相联属,后人取便,合传以附经。此本首阙传文,岂先儒不敢以传先经之意与?至传文末又有《春秋左传》一百九十八卷一行,殊不可解。姑志于此,以俟博古者详焉。^①

此吴氏藏本后归丁氏八千卷楼,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四著录^②。然此加栏注音本实为明刻覆宋本,袁跋中已经指出,其他藏书家亦早有述及。如傅增湘《宋刊巾箱本八经书后》云:

世传宋巾箱本诸经正文,各家目录多载之,其行格正与此同,所谓行密如橛,字细如发者。然简端加阑,上注字音,与此本异。且笔画板滞,以视此本精丽方峭,真如婢学夫人矣。昔人指为明靖江王府翻刻,殆非未见也。^③此文撰于1926年10月。数月之后,即1927年7月,傅增湘查点故宫藏书时,在建福宫西院目睹此本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云:

九经,全十六册。明刊本,二十行二十七字。标题“宋刊白文九经”,实为明翻本,即所谓明靖江王府本也。细黑口,左右双栏,版心上鱼尾下记书名,下鱼尾上记页数,最下记刊工姓名,上栏之上再加横栏,注字音于内。^④由上文可知,所谓“宋刻加栏注音本”,即明靖江王府刻本,通常认为是以《八经》为底本翻刻,另外加栏注音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云:

今此本结体方峭,笔锋犀锐,是闽工本色,决为建本无疑。明靖江本即据以覆木,而加上阑焉,故行格同,尺寸同,避讳之字亦无不同。^⑤

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述及明覆宋刻白文小字本。其卷一云:

明覆宋刻白文小字本。眉上附《音义》。《易》三卷、《书》四卷、《诗》四卷、《礼记》六卷、《春秋》十七卷。半叶二十行,行二十七字。白口。有“嘉庆御览之宝”印。又明覆宋刻白文小字不分卷本。《易》二十一叶,《书》廿七叶,《诗》四十七叶,《礼记》九十二叶,《春秋》一百九十二叶。《音义》行款同前。板心下记刊工姓名:王良、李燠、陆华、陆天定、弓受之、陆鋈、唐诗、袁电、吴江、徐敖、马龙、马相、刘采、刘朝、章逢。^⑥

①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十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607页。

②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二,第441页。

③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,第1页。

④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2页。

⑤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,第2页。

⑥王文进: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第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页。

至于真宋刊,或如袁跋中所云“则从无闻见”。

其实,袁克文曾经与宋刻加栏注音本擦肩而过。民国初年,贵筑黄彭年藏书散出,宋刻诸经白文加栏注音巾箱小字本即在其中。宋元旧刻本、明刊明抄精本多数为袁克文购得^①;明本以下则多为上海古书流通处书商陈立炎所得;而宋刻加栏注音本则为北京述古堂书商于瑞臣所收。当时周叔弢意欲购藏,因索价过高而未果,之后此书又流入天津。1930年正月,周叔弢以重金从天津购得^②。此加栏注音本现存《公羊春秋》不分卷,《穀梁春秋》不分卷,框高15.6厘米,宽10.4厘米。若不计注音栏,框高14.3厘米,与《八经》同,仅比《八经》略宽。每半叶二十行,行二十七字,板心上记字数,下记刻工姓名,如世昌、钱、王、余、郭等。书中劳健跋文略述此书递藏源流,并辨两种巾箱小字本之异同,指出藏书家通常所谓明刻小字九经本,即明靖江王府本,当从此宋刻加栏注音本翻刻,并非是翻刻时另加^③。此书一出,或可释历来诸藏书家所云翻刻之疑。惜现存明翻刻本无此二书,无从比勘。

宋刻加栏注音本传世稀少,诸家藏书志鲜有著录。陆心源旧藏有宋刻婺州九经,疑即宋刻加栏注音本,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著录云:

《周易》二十一页,《尚书》二十六页,前有孔安国序。《毛诗》四十七页,《周礼》五十五页,《孝经》三页,前有唐明皇序,《论语》十六页,前有何晏序,《孟子》三十四页,前有孟子题辞,《礼记》九十三页,《春秋左传》一百九十八页。每页四十行,每行二十五字,眉间有音切,版心有易、书、诗、礼、孝、论、孟、左等字,及刊工姓名字数。^④

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一亦引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^⑤。其行款版式、诸经页数、版心与《八经》大同,陆心源以其与“婺本重意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相似”而定为婺州刊本,而劳健认为加栏注音本为建本。据《景定建康志·文籍志·书籍》卷三十三记载,当时五经正文尚存四种,曰监本,曰建本,曰蜀本,曰婺本。如此,则加栏注音本似有建本、婺本两种。陆氏宋槧婺州加栏注音本与现存宋建本加栏注音本的关系如何?是陆心源判断有误,抑或当时有婺本、建本两种宋刻加栏注音本?暂存疑待考。

二、宋刻《纂图互注周礼》跋(图见封二)

《纂图互注周礼》十二卷,南宋坊刻之至精者,曾载入《传是楼书目》,卷首有徐乾学藏印可证也。予以万金与三山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、小

①详见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附录·寒云日记》,第155页、第156页。

②③详见丁延峰、耿春燕《劳健题跋辑录》一文引录《公羊春秋》、《穀梁春秋》劳健跋语,《文献》2011年第3期,第106页。

④陆心源: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二,第211页。

⑤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》第四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年,第42-43页。

字本《春秋胡氏传》、《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》、黄善夫刊本《王状元注东坡先生诗》、《张于湖居士文集》六宋刊购自景贤家，多为盛伯兮祭酒故物，皆宋刊无上上品，遂启予幸得之冀，而为倭宋之始。日溺书城，不复问人间岁月矣。甲寅冬月获于京师，时居后水泡寓庐。

袁跋中所言的这六部善本为清宗室盛昱郁华阁旧藏。盛昱（1850—1899），字伯羲，又作伯希、伯兮等，别署意园。爱新觉罗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喜好收藏，其藏书多购自北京狗尾巴胡同书估封书之处。封书，犹如今人投标之处，其中善本古籍很多，因此郁华阁中所藏宋元珍本、名家抄校之书，琳琅满目。盛昱故后，其子挥霍成性，“不以先人积聚为可珍……然希世之珍实由此摧残消灭矣”^①。当时旗人完颜景贤与盛昱之子私交很好，盛氏藏书的宋元佳品多数为其购得。另有一部分善本售于书估，1912年春，北京琉璃厂正文斋谭笃生、宏远堂赵聘卿曾以二千金捆载数十箱盛氏郁华阁藏书入市出售^②。

完颜景贤得书后不久，即将宋元善本售于袁克文。1914年11月，袁克文以万金从完颜景贤家购得跋中所列六部宋元珍本。其中，宋张孝祥撰《张于湖居士文集》四十卷，附录一卷，宋嘉泰间刊本，今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，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·集部别集类》著录^③，书中有袁克文题记，章保世观款。其余五部均藏国家图书馆。

又《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》，即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》，刊印俱佳，因传世本失去牌记，一些书目著录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、《宝礼堂宋本书目》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等，一直误题为宋刻。1970年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中出土的古籍，其中有一部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》，与此书版刻完全相同。该书有“黄氏补注杜工部年谱辨疑”，袁克文旧藏本缺。出土之书卷三十二末尾下半叶镌有“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”牌记一行，知此书亦为元刻。“至元丁亥”即通常所说的前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所以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著录此本为“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”。此元刻本是依据宋本翻刻，书中避宋讳，如宋始祖讳“玄”、太祖讳“匡”与“筐”、仁宗讳“贞”与“徵”、钦宗讳“完”、孝宗讳“慎”、光宗讳“敦”，皆缺末笔，避讳字止于光宗，知此元刻本所依据的本子大致刊印在南宋光宗朝（1190—1194）。詹光祖（1248—1299）字良嗣，号月崖，崇安（今属福建）人。生活年代正值宋末元初，他曾翻刻过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五十九卷。入元，被荐举为武夷书院教授^④。

①李滂：《近世藏书家概略》，《进德月刊》第二卷第十期，第123—124页。

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一，第47页。

③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：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第三册，国立中央图书馆，1986年增订二版，第951页。

④参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汪桂海所撰此书题要。

据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宋刻《纂图互注周礼》尚有三部，即李盛铎旧藏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；陆心源旧藏，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六^①、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二著录^②，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^③；常熟瞿氏旧藏，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卷四著录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此三部均为十二行本。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卷七^④、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三另著录十一行本《纂图互注礼记》^⑤，今亦藏日本静嘉堂文库^⑥。关于此书版本，李致忠先生曾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《纂图互注礼记》一书中的张蓉镜题跋，进一步考证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《纂图互注周礼》的版本：

此书向来只定为“宋刻本”，再具体则无以言表。《铁琴铜剑楼善本书目》著录此书，于版本考订无足取。国家图书馆今藏宋刻《纂图互注礼记》，该书有很多名人题跋，其中张蓉镜手跋对于鉴定此本可资借镜。张跋称：“宋刻纂图互注本《毛诗》，每叶二十四行，每行大二十一字，小二十五字，余于爱日精庐见之，盖南宋刊本也。壬辰十月，书友邵松岩以此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《礼记》来售，行款与《毛诗》同，知宋时所刻原不止一经也。”他从《毛诗》的题名、行款与《礼记》相同，推断出宋时以这种题名和行款刻印的不止一种经书。今《毛诗》不知是否还在天壤间，而《礼记》却依然存世。今将两书核对，发现它们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特点：一是版式行款完全相同，即两书版框大小完全一致，行款字数完全一致，两书都是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注文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；二是两书字体风格完全相同，即所用字体均具柳公权笔意，结体、笔式、间架如出一人之手，颇具宋代闽建刻书的典型风韵；三是两书印纸皆为细竹纸，色调亦十分相近，当取自闽北武夷山区所盛产的竹纸；四是两书都无刻工姓名，似属坊间刻书；五是两书避讳都很不严谨，遇玄、弦、敬、让、殷、桓等字，两书都不避讳。如《周礼》卷五“珍圭以征，以守恤凶荒”句中的“徵”字却又缺末笔，卷六“凡国大贞”、“大师贞色”等句中的“贞”字亦缺末笔，卷十“筐慌刮摩之工”句中的“筐”字、卷十二“恒角而达”句中的“恒”字也都缺末笔，随意性较大，无规律可寻。这些字在《礼记》中也是如此。综合上述共同的特点，不难发现这两者应是同时同地由同一家书铺子所刻。《纂图互注礼记》既已考定为南宋绍熙间（1190-1194）福建地区刻本，则是书亦当是南宋绍熙间福建地区刻本，很可能是建阳地区书铺

①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一，第66页。

②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二，第225页。

③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》第四册《静嘉堂秘籍志》，第76页。

④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一，第77页。

⑤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二，第242页。

⑥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》第四册《静嘉堂秘籍志》，第82页。

子的刻本。^①

今将袁克文旧藏本与瞿氏旧藏对照，袁藏本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小注双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，有书耳。卷五、卷六中有抄配。书中讳字如恒、桓、徵等。瞿氏旧藏与此本笔画极其相似，然并不相同。此本笔画饱满、清晰，书中配图清晰、生动，如冠带、流苏等，确如袁跋中所称“南宋坊刻之至精者”。瞿氏旧藏本则逊色不少。由上文可推知袁氏旧藏本亦当为南宋绍熙间福建地区刻本。

此书每册书衣为袁克文题签。第一册书衣墨笔白文空心字题签“周礼十二卷”，下署“韶宋书藏珍翫”。书衣右下角钤有“宣德二年内造库纸”朱字双行。第二册书衣题签字体与第一册大同，亦为墨笔白文空心字题签，云“周礼宋刊”，下署“寒云戏作”。此书曾是明末毛氏汲古阁旧藏，清代初期又为徐乾学传是楼插架之宝，《传是楼书目》著录，后经盛昱、完颜景贤、袁克文等人递藏。

袁克文晚年经济窘迫，此书为慈谿李赞侯所收^②，后为陈清华购藏，入藏郇斋。书中钤有“华伯氏”、“毛扆之印”；“徐健菴”、“乾学”；“景行维贤”、“小如菴秘笈”、“任斋铭心之品”；“寒云如意”、“侍儿文云掌记”、“佞宋”、“双莲华庵”、“瓶龕”、“后百宋一廬”、“惟庚寅吾以降”、“寒云子子孙孙永保”、“寒云秘笈珍藏之印”；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、“郇斋”。建国后，陈氏将此书转让国家，入藏今国家图书馆。

三、宋绍兴刻宋元递修本《礼记正义》跋

黄唐刊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，久著声于人寰。陈鱣跋文曾详记之，且校订异同。盛昱藏书散出，即归其戚。景贤悬重值求沽，议者皆不谐。是时，予居天津，亦欲购而未果。旋作南游，遂绝消息。比移都下，知尚在景家，因丐庾楼妹倩代为论值。遂以万金，兼得《纂图互注周礼》、小字本《春秋胡传》、《黄注杜诗》、黄善夫刻《王注苏诗》、《于湖居士文集》五书，皆嫫嬛秘宝，因结佞宋之癖。经年所获，已可盈百，爰辟一廬以贮之，而以此书冠焉。洪宪纪元三月十三日寒云记于云合楼。（首钤“寒云庐”朱文长方印，末钤“无垢”朱方印。）

陈鱣《经籍跋文·宋本礼记注疏跋》云：

《玉海》卷三十九《礼记疏》一条云：咸平二年三月己巳祭酒邢曷上新印《礼记疏》七十卷，是为《正义》原书，南宋初年与经注合并，尚从《正义》原分之卷。厥后附释音本又改为六十三卷，而原定卷次遂乱。此必南宋初刻，与山井鼎《考文》所据宋本多合，而彼有缺卷，此则纯全，诚希世之宝也。向为吴门吴拙菴行人所藏，传于其子企晋博士。乾隆十四年惠定宇

^①参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李致忠先生所撰瞿氏旧藏《纂图互注周礼》题要。

^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，第18页。

徵君取校毛氏刻本，计脱误万余字，为跋而识之，有云“四百年来阙误之书，犁然备具，为之称快”。其后七十卷之本归于曲阜孔氏，而定字本间或传校毛刻。有书贾钱听默窃以所储十行本重临惠校，缀以原跋。十行本者亦南宋时刻。以其每半叶十行，故称十行本。首题“附释音礼记注疏”，亦称附音本。

此当即袁克文跋中所言“陈鱣跋文”。陈跋中所言吴门吴拙菴行人所藏、惠栋所校之希世宝，即此三山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，为宋绍熙三年（1192）两浙东路茶盐司三山黄唐刻宋元递修本。卷端题“礼记正义卷第一”。每半页八行，行十六字，小字双行二十二至二十三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书中讳字贞、桓、慎、敦、殷、恒、玄等缺末笔。书中刻工甚多，其中原刻刻工有丁拱、方坚、方柏佑、王允、王示、王佐、王宗、王佑、王恭、王茂、王椿、毛文、毛俊、毛端、包端、朱周、朱涣、任韦、沈珍、宋琳、宋瑜、李仁、李用、李成、李良、李忠、李涓、李信、李俊、李倚、李宪、李光祖、李师正、吴宗、吴志、吴实、周彦、周珍、周泉、金升、金彦、姜仲、施珍、施俊、马松、马升、马祖、马佑、马春、胡二、高彦、高政、徐仁、徐有、徐通、徐进、徐珙、翁佑、翁祥、孙新、章东、许忠、许富、许贵、张升、张祖、张晖、张荣、张枢、陆训、陈又、陈文、陈真、陈显、陶彦、童志、贾祚、杨昌、杨采、葛昌、葛异、赵通、濮宣、郑彬、郑复、蒋伸、蒋信、刘昭、应俊、魏奇、严信、顾永等人。宋代补刻刻工有丁铨、子文、文玉、王六、王全、王涣、王桂、王智、王禧、王寿三、友山、石山、石实、占让、占德润、史伯恭、朱文、朱春、朱辉、沈祥、李庚、利润、吴祥、吴文昌、何镇、余生、余敬、麦茂、周鼎、洪来、洪福、高谅、高宗二等人。元代补刻刻工有大用、弓华、沈贵、李德瑛、何屋、何庆、胡昶、茅文龙、俞声、徐困、郑茔、郑闰、蒋佛老、顾澄等人。另有一些刻工不知年代者，如用之、良富、任昌、李茂、吴洪、范华、徐良、徐泳、徐珣、孙春、孙斌、孙开一、章文、章文一、许忠、许泳、曹荣、盛久、姜正、张仝、张珍、张阿狗、陈政、陈琇、陈新、陈允升、陈邦卿、陈思议、陈万二、黄亨、杨润、葛一、葛辛、葛弗一、董用、赵遇春、熊道琼、蒋荣、刘仁、钱裕、缪珍、庞葛五、圭、系、东、奏、霍、苏等人。此书册末卷七十终镌有绍兴二年（1132）三山黄唐刻书识语，云：

六经疏义，自京监蜀本，皆省正文及注。又篇章散乱，览者病焉。本司旧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正经、注疏，萃见一书，便于披绎，它经独阙。绍兴辛亥仲冬，唐备员司庾，遂取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疏义如前三经编汇，精加雠正，用侵诸木，庶广前人之所未备。乃若《春秋》一经，顾力未暇，姑以贻同志云。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。

识语之后列校正官诸人，如“进士傅伯膺、进士陈克己、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庄冶……”等人以及“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黄唐”，堪称盛氏郁华阁宋刻中之精整完好者。此书中无盛昱印鉴，书中李盛铎 1916 年跋语云：

诸经疏义本自单行，注疏合刻始自何时，前人无能详言之者。今注疏

流传仅有南宋十行本，其卷帙与单疏本不合。乾嘉诸老搜获钱孙保景钞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，沈中宾刻《左传正义》三十六卷，已悟十行本改移卷第之非。咸同中，仁和朱氏得五十卷本《周礼注疏》，而日本景刻《尚书正义》亦流传中土。独惠松崖先生所校七十卷本之《礼记正义》，相传由璜川吴氏转徙，归曲阜孔氏者，沈晦百余年，耆古者几疑秘帙已不存天壤。光绪丁、戊之交，颇闻此书复出，为郁华阁所收，珍秘不肯视人。余归自东瀛，伯羲前辈已归道山，篋册尘封，无由得见。壬子之夏，郁华书籍散出，是书展转遂归三琴趣斋插架，可谓得所归矣。按：黄唐跋“本司旧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，正经、注疏，萃见一书，便于披绎。绍兴辛亥，唐备员司庾，取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疏义如前三经编汇，校正锓木”。是绍兴庾司为注疏第一合刻之地。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疏目，即为唐所合编，故它经后仅附唐跋，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，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，无如此明白者。是此刻为《礼记》注疏合刻第一祖本，又为海内第一孤本，安得假瞿氏之《易》、朱氏之《周礼》，并此本景写付刊，俾注疏祖刻复得流传宇内，不亦艺林快事耶。丙辰惊蛰后二日盛铎识。

惠栋所校七十卷本之《礼记正义》，即此郁华阁旧藏。李盛铎认为此本为“《礼记》注疏合刻第一祖本”，并盛赞其“为海内第一孤本”，堪称廛中之冠。此书之佳，不仅仅是李盛铎一人如是说，他人亦有评述。如清末翁同书曾跋宋刻《礼记》残本云：

……《礼记》注疏本，汲古阁所刊讹舛百出，十行本闽本、监本略胜，而鱼鲁亦复不少。独惠栋所见《正义》七十卷本为最善。其经注本，则世仅传相台岳氏本，嘉靖本及石经考文提要所据之。宋大字本、宋本九经、南宋巾箱本、余仁仲本、刘叔刚本、至善堂九经本，藉见一斑。又日本人山井鼎《考文》所载古本、足利本，外此无可考矣。^①

又张元济 1930 年跋宋刻《礼记正义》残本亦云：

余曩居京邸，闻沈子培先生言，盛伯羲（祭酒）尝得曲阜孔氏所藏惠氏据校之宋刻《礼记正义》，秘不示人，余心识之。清社既屋，盛书星散，大半归于景朴孙。朴孙以是书售之袁寒云，吾友潘明训复得之袁氏，至是余始得寓目焉。^②

此本曾为南宋理宗权相贾似道旧藏，书中钤有“秋壑图书”印记。清初曾经孙承泽、季振宜收藏，季氏书散，为拙庵行人吴用仪璜川书屋购藏。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，惠栋据此本校汲古阁本，并手书跋语云：

拙庵行人购得宋槧《礼记正义》示余。余案：《唐·艺文志》书，凡七十卷，此本卷次正同，字体仿石经，盖北宋本也。先是孔颖达奉诏撰《五经正

①详见国家图书馆藏宋刻《礼记》（现存十六卷）翁同书跋。

②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中册，商务印书馆，2003 年，第 402 页。

义》，法周秦遗意，与经注别行。宋以来，始有合刻。南宋后，又以陆德明所撰《释文》增入，谓之“附释音”。《礼记注疏》编为六十三卷，监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。岁久脱烂，悉仍其阙。今以北宋本校毛本，讹字四千七百有四，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，阙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，文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，羡文九百七十有一。校讎是正四百年来阙误之书，犁然备具，为之称快。唐人疏义推孔、贾二君，第《易》用王弼，《书》用伪孔氏，二书皆不足传。至如《诗》、《春秋左氏》、《三礼》，则旁采两汉南北诸儒之说，学有师承，文有根柢，古义之不尽亡，二君之力也。今监板毛氏所刻诸经，颇称完善。惟《礼记》阙误独多，拙庵适得此书，可谓稀世之宝矣。拙庵家世藏书，嗣君博士企晋，尝许余造璜川书屋，尽读所藏。余病未能，息壤在彼，请俟他日。因校此书，并识于后云。己巳秋日松崖惠栋。

之后，此书辗转入藏曲阜孔氏，由孔氏归清宗室盛昱郁华阁。盛昱故后，此书先经完颜景贤收藏，后归袁克文。

今书中钤有“北平孙氏”；“季印振宜”、“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”、“沧苇”、“御史之章”；“惠栋”、“定宇”；“孔继涵”、“诒孟”；“完颜景贤精鉴”、“咸熙堂鉴定”、“小如庵秘籍”、“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盦印”、“景行维贤”、“金章世系景行维贤”；“袁克文”、“克文”、“袁”、“佖宋”、“人间孤本”、“寒云秘籍珍藏之印”诸印记。

数年之后，袁克文囊中羞涩，迫不得已将此书转让给藏书家潘明训，适逢潘氏藏书楼落成，得物志喜，名曰“宝礼堂”，此亦可见宋刻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之可宝贵。张元济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经部著录^①。建国后，潘氏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国家，收藏今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四、宋本《周礼》跋

《周礼》郑注附释文卷七至十二，南宋刊之绝精者，从未见于著录，亦书林之秘笈。与婺州前六卷早经合璧，当不让百衲专美也。乙卯冬月寒云。（下钤“后百宋一廬”朱方印。）

杨氏校语帖于书首，虽见精到，颇不耐观；况如此佳槧，尤不宜粘缀，遂揭去，另装一册，庶不负校者之苦心尔。丁巳后二月寒云。

兹夏北游，携此书与建本《周礼互注》、棚本《鱼玄机诗》聊遣岑寂。值近畿患水，道途梗绝，弗获南旋。旅囊复罄，乃持三书质于吾戚周家。京津转徙，质约忽失，几为周氏所没。幸赖方无隅师力说，乃得璧还。丁巳十月寒云记。

《冬官》久失，古人以《考工记》补之，而官仍不可考。予藏一铜鑲，长二寸许，作奔虎形；背错金三篆书，文曰：大攻胥。制作精古，确为周器。按

^①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上册，第179-182页。

《考工记》，有攻木、攻金、攻皮之工；天官大府有胥八人，则大攻胥必《冬官》之官无疑。戊午冬莫。寒云记。

此书卷一至卷六，存《天官》、《地官》、《春官》，不附释音，为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，卷三后有“婺州市门巷唐宅刊”牌记。每半页十三行，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刻工有余竑、李才、卓宥、王珍、沈亨、涂林、高三、丁、元、正、光、仲、珪等。讳字有玄、弦、敬、警、殷、筐、匡、恒、贞、徵、讓、樹、竖、桓、完等字缺末笔。卷七至卷十二，配另一宋刻附释文本，存《夏官》、《秋官》、《冬官》每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。版心刻工有张晖、卜、王珍、申、宏、同、合、吕、遇、震、辰、吴、刘等人，讳字如玄、弦、殷、匡、筐、恒、贞、慎等字。其小题在上，大题均在下，与唐石经相合，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典籍旧貌。

此本前六卷疑即岳氏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》中所言婺州旧本，杨氏海源阁藏有此书，甚为珍视。杨绍和《楹书隅录》卷一《宋本周礼》引岳氏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，认为其所藏之本堪称“宝中之宝”：

如倦翁云《秋官》司寤氏掌夜时注“夜时谓夜晚早，若今甲乙至戌”，疏又以“甲乙则早时，戌亥则晚时”，实其说，惟蜀本作“戌”字，窃谓“戌”字为是。疏则因传写之误，而曲为之说尔。注意正指甲乙夜至戌夜也。是“戌”字之沿讹已久，故今据校之。宋本从无云作“戌”者，而此本独未误。又倦翁云：开元所书《五经》，往往以俗字易旧文，五季而后，镂版传印。经籍之传虽广，而点画义训，讹舛自若。盖宋时刊书多出坊贾，俗文破体，大抵类然。此本字学独极精审，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。故宋讳之缺避较他本颇详，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，即宋槧各本亦莫与之京矣，不更宝中之宝耶？^①

婺州本即作“甲乙至戌”，而后六卷配补之本“戌”字已经讹作“戊”，可见前六卷胜于后六卷。杨守敬曾将此本与诸本比勘，认为后六卷虽不及前六卷之旧，与余仁仲万卷堂本、相台岳氏本互有出入，并间有误字，然却远胜于十行本、闽本、监本、毛氏注疏本。根据此本，不仅可证“余本、岳本之源流，又足见十行、闽、监、毛误字之所自，亦经学之瑰宝也”^②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有婺州唐宅所刻此书全本，即上文所及杨氏海源阁旧藏，为其“四经四史”之一，曾经明代周良金插架，书中钤有“周印良金”、“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”二印。清代又经何绍基、英和收藏，钤有“恩福堂印”、“英和私印”、“何印绍基”等印。之后入藏汪氏问礼堂，钤有“汪大喜孙孟慈”、“江都汪氏问礼堂收藏印”、“汪印喜孙”、“周玉齐金汉石之馆”、“喜孙秘籍”、“汪”、“汪印延熙”、“汪印介徵”诸印。后人聊城杨氏海源阁，钤有“以增之

^①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三，第402页。

^②转引自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上册，第171-173页。

印”、“臣绍和印”、“海源阁”、“四经四史之斋”、“聊城杨氏所藏”、“东郡杨二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绍和筑岩”、“彦和”、“杨绍和读过”、“杨印保彝”、“秘书外监”、“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”诸印。杨氏书散,此本为周叔弢自庄严堪收得,书中有“周暹”一印。建国后,周叔弢捐献入藏今国家图书馆。关于此书版刻时间,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·周礼注》云:

宋讳缺笔至桓、完字。刻工沈亨、余炫又刻《广韵》,《广韵》缺笔至构字、脊字,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期刻本。卷三后有“婺州市门巷唐宅刊”牌记,卷四、卷十二后有“婺州唐奉议宅”牌记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所谓婺州旧本,疑即此本。唐奉议即唐仲友,仲友以校刻《荀子》等书遭朱熹弹劾得名。

赵万里先生认为此书为南宋初期刻本,李致忠先生根据婺州唐宅刻书活动时间,进一步考证《周礼》当刻于南宋孝宗时期^①。

此书卷七至十二为经注合璧本,为周亮工旧藏,后经宋莘父子收藏。光绪年间章寿康所得^②。光绪十八年(1892),书商李怡亭购得章氏所藏宋婺州唐氏刻本《周礼》五册前六卷,后又为徐坊以重金购得^③。当时李盛铎曾借阅数日,并以黄氏士礼居刻本校勘。1900年,因庚子战争,徐氏藏书间有散出,流入厂肆。1915年9月,袁克文购自天津书商王氏^④,并告知其师李盛铎。二十馀年后,李盛铎又见此书,犹如故人久别重逢,欣喜之至,手书跋语,记下与此书的这段因缘。袁克文得此书,叹为“南宋刊之绝精者”,“亦书林之秘笈”,不仅亲自题签,手书跋语,还请诸友分别题签,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为序。如第一册书衣题“周礼·金”,扉页吴观岱题签“宋婺州本”,次行“周礼”,款署“丙辰九月吴观岱”。第二册为袁克文自题,书衣题“周礼·木”,扉页袁克文题签“丙辰九月十九夕”,次行“合璧周礼寒云题于钵孟泉”。第三册书衣题“周礼·水”,扉页为袁克文弟子孙揆均题签“寒云先生藏宝”,次行“宋槧周礼”,下署“孙揆均”,并钐“寒厓”朱文长方印。第四册书衣题“周礼·火”,扉页题签“宋刊周礼,丙辰十月绍华”,下钐“家住苏堤第一桥”白方印。第五册书衣题“周礼·土”,扉页姚国芬题签“丙辰菊秋,信而好古,姚国芬”,下钐“姚国芬印”朱方印。

今书中钐有“周栎园藏书印”;“商丘宋莘收藏善本”、“三晋提刑”、“臣筠”、“纬萧草堂藏书印”;“韶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”、“寒云如意”、“侍儿文云掌记”、“佞宋”、“后百宋一廬”、“与身俱存亡”、“寒云鉴赏之钐”诸印

①李致忠:《宋版书叙录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年,第103-107页。

②章寿康,原名贞,字硕卿,室名小石山房、式训堂。监生,光绪初为张之洞幕客,知嘉鱼县。好藏书,书画收藏颇丰,精鉴别。

③详见此书李盛铎1939年跋。

④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·寒云日记》,第149页。

鉴。后此本人藏潘氏宝礼堂，张元济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经部著录^①。建国后，潘氏后人捐献入藏今国家图书馆。

海源阁旧藏与此本前六卷虽同为婺州唐宅刻本，然尚有细微差别。杨氏海源阁旧藏本之字体笔画不如袁氏旧藏清晰饱满，棱角分明。杨氏旧藏卷三后有“婺州市门巷唐宅刊”牌记。卷四、卷十二末亦有“婺州唐奉议宅”牌记。然袁氏旧藏经注合璧本卷四后无“婺州唐奉议宅”牌记，且此页别处版刻相同。抑杨氏旧藏全本后印加刻牌记，或其他原因，暂阙疑待考。

五、宋龙山书院刻本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跋

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，序后有龙山书院木记，审为南宋建本，精完可宝。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，历二百余年，乙卯始为沪贾诱出。宋本精者，惟《开庆四明续志》与此，二书今皆归予篋中。时丙辰九月棘人袁克文记于沪寓。

“纂图”、“互注”、“监本”、“附音”等诸经注疏本始于南宋。从题名上，有“纂图互注”、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”与“监本附音”等不同，为宋人帖括之书。从行款上，又有十行、十一行、十二行之别。其版式多为细黑口，左右双边；亦有白口，四周双边者。傅增湘云：

纂图互注本始于南宋，群经多有之。余生平所见者，如《论语集解》二卷，见杨惺吾《留真谱》，今归李木斋师。《尚书孔传》十三卷，见缪艺风《藏书续记》，得于日本西京芳华堂。《礼记郑注》二十卷，为汲古阁旧物，余得之琉璃厂文友堂，今储双鉴楼中。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，见丁氏《善本书志》，今归江南馆。以上四书皆题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”，惟《尚书》及《毛诗》有“点校”二字。亦皆十行十八字，《左传》为十行二十字。其餘句读、加圈、左阑有耳、板式、边阑无一不同，证以《毛诗》，亦咸吻合。是此五经必为同时同地开雕，毫无疑义也。至《周礼》则曾见四帙。一为袁寒云所藏，盛伯羲故物。一为李木斋师所藏，一为陆存斋所藏，一为常熟瞿氏所藏，皆为十二行本。见于著录者如吴氏拜经楼、陈氏《经籍跋文》，虽未见原书，然亦十二行本，与此非一家眷属矣。^②

傅氏文中仅提及十行、十二行本，未及十一行本。其十行本目前现存题名有“监本”二字，又可分十行十七字本、十行十八字本。

其十行十七字本题“监本附音”，书中无插图。每半页十行，行十七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三字，白口间黑口，左右双边。如《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，《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》二十卷。

^①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上册，第171-173页。

^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一，第15页。

十行十八字本题“监本纂图”，如宋刻《监本纂图春秋经传集解》^①、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^②等；另有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》，书名无“点校”二字，傅增湘曾经眼，其行款与前者相同^③。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，一部为黄丕烈旧藏，卷五至七配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；一部为陈鱣、杨氏海源阁旧藏，存卷一至卷十一，即黄氏士礼居影宋抄底本，二者非同一版^④。黄丕烈旧藏卷端、卷二、卷三首末、卷五末题有“点校”二字。然其卷四首末、卷五首、卷六至卷二十首末均无“点校”二字。“点校”二字的有无似很随意，疑与刻工有很大关系。由此可推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（点校）毛诗》目前所知至少有三种刻本。由此可见当时宋代帖括之书流行之盛况。

又如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》，缪荃孙、刘承幹旧藏^⑤。另傅增湘旧藏有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^⑥，诸本相对照，傅增湘认为宋代五经曾同时付梓：

是书余甲寅得于琉璃厂文友堂。频年所见如李木斋先生之《论语》，缪艺风之《尚书》，海源阁之《毛诗》，其标名行格均与此同，疑当日五经皆付铸矣。^⑦

傅增湘跋中两次所言李盛铎之《论语》，即宋刘氏天香书院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》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四字。细黑口，四周双边。有书耳，文中有句读、朱笔圈点划线。书中讳字有玄、徵、贞、慎、讓、恒、完、匡等缺末笔。敬字不缺，或因已桃之故。卷首何晏“论语序”末镌有“刘氏天香书院之记”牌记二行。序后有“鲁国城里之图”一

①傅增湘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03页。

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30-31页。《藏园群书题记》第14页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跋》云“行二十八字”，当是“行十八字”，疑是笔误。

③傅增湘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，第54页。

④李致忠：《宋版书叙录》，第78-84页。

⑤傅增湘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，第37页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21页。

⑥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46页。王文进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一亦著录此书，第25页。惟有一处“注双行二十四字”与傅氏所记“注双行同”相异；王氏未记卷端，不知其详。余者如卷首诸图、书中印鉴、杨守敬跋，二者均同。据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第二册00268号善本，上海图书公司亦藏有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，其卷端题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卷第一”，次行顶格题“曲礼上第一”，下双行小注陆德明音义，共计三十四字，另转第三行四字。三行低三格题“礼记”，六格下题“郑氏注”，中间为双行小注陆德明音义十三字，书影之下说明文字未提及杨守敬跋。书中卷端印鉴亦与傅氏所记相同。此与傅氏所记次行“礼记上第一”、空六格题“郑氏注”不同。两处著录为二部书，或是傅氏著录疏略，暂存疑，尚待查证。

⑦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46页。

页。卷端题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卷上”，与卷下末题名同，无“点校”二字。然其卷上末、卷二端题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论语”，多出“点校”二字。

刘氏天香书院刻书目前尚未见别本传世，难知其详。今从此书题名、字体及版刻风格，推知此本当为南宋福建地区的刻本。其纸莹墨润，刊印俱佳，堪称闽本之上乘。书中袁克文跋，盛赞此本之绝佳：

《纂图互注论语》二卷，为南宋绝精之刻，且自集注后，古本渺不可得。此虽一时帖括之书，而犹存古注之旧，矧为中土从未见于著录之本，自海外得之，斯尤足贵者，因求假于某微师，付书胥影写一过，秘诸篋笥，亦聊解佞宋之渴云尔。偶记数言，仍归原书于师子庵中。乙卯冬月克文谨题。（下钤“后百宋一廬”朱方印。）

因此书珍贵难得，袁克文当年曾求假其师李盛铎，付书胥影抄一部，即今上海图书馆藏袁氏三琴趣斋影宋抄本。

天香书院所刻《论语》为杨守敬从日本访得购回之本，卷末有杨守敬“访书志”红格笺纸跋语，即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二所收《监本论语集解》。二者文字虽有出入，然其意义大同。杨氏以此本与今存别本校对，异同甚多，益见此本之精美。杨氏跋云：

……凡此者，虽不免小有讹误，而其佳者，或与释文合，或与皇疏、或与日本正平《论语》合，皆证据凿凿，优于注疏本。其他字句小有异同，句末多有虚字，不甚关出入者，别详札记。按集解自集注盛行之后，学者束诸高阁，故有明一代唯存怀堂一本。然是从注疏本刺取，非重刊宋本也。国朝唯惠定宇及见相台岳氏本，至阮氏作校刊记，并岳本不得见焉。此本为自来著录家所不及，即日本亦罕知之者。唯吉汉宦《近闻寓笔》载其所见永正年古钞《论语》，有清原明、经宣贤父子跋。其中依唐本补入二处（即忠恕章与托孤章），与此本合。而吉汉宦亦不能指其据何宋本。此本为琳琅阁书估从日本西京搜出，未经日本诸名人鉴定，故无多印记。而通前后无倭训，尤为难得。余以重价购之。至其雕镂之精，纸墨之雅，则有目共赏，诚为希世之珍。……

今书中钤有“杨印守敬”、“星吾海外访得秘籍”；“木斋审定善本”、“木斋审定”、“木斋”、“李印盛铎”、“木斋宋元秘籍”、“木犀轩藏书”、“少微”、“李滂”诸印鉴。此书为李盛铎父子旧藏，然李盛铎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未见著录。此书卷端题名“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卷上”之下所钤李盛铎“李印盛铎”白方印、“木斋”朱方印二枚印鉴之下，另钤有“周暹”白方小印。根据印鉴所钤位置，意即在李盛铎之前，此书当经周叔弢收藏。然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二详细叙述此书递藏源流，却未提及周叔弢：

……余携此书归时，海宁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，余不之与。章君硕卿酷爱之，余与约能重刻饷世则可。硕卿谓然，乃跋而归之。后章君罢官，

以抵关君季华夙债,关君携之都中。又转售于李君木斋。
周氏何时寓目、或收藏此书,目前尚不能断定,暂存疑待考。

“纂图互注”十一行本国家图书馆现藏有《纂图互注尚书》,天禄琳琅旧藏;《纂图互注南华真经》;《纂图互注扬子法言》,曾经晋府、文征仲、翁方纲、黄丕烈、张蓉镜等人递藏;《纂图互注荀子》,袁克文旧藏等。十二行本除傅氏所言瞿氏本外,国家图书馆现藏有《纂图互注周礼》,徐乾学、盛昱、完颜景贤、袁克文、陈清华等人递藏;《纂图互注礼记》,涵芬楼旧藏。

宋龙山书院刻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本即为“纂图互注”之十二行本,曾为四明卢址抱经楼旧藏。民国初年,卢氏抱经楼藏书散出。1913年12月,傅增湘在宁波灵桥门内君子营卢宅见过此书^①。1915年秋,卢氏以藏书求售。傅增湘曾进言当局,请求京师图书馆购藏,因政局多变而未果。后为上海书商陈立炎以三万五千金购得^②,即袁跋中所言“沪贾”。陈立炎得书后,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售书。

1916年9月,袁克文购得此宋龙山书院刻本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^③,每半页十二行,行二十一字,小字双行二十五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,有书耳。此书第一册卷前扉页有袁克文题签三行“南宋龙山书院刊本《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八经阁鉴藏,戊午上元题。”下钐“八经阁”白方印。次页钐有吴下王大忻1917年正月初一日绘制“韶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”读书小像印鉴。卷首“春秋序·春秋纪年”后镌有“龙山书院图书之宝”木记二行。次附《春秋诸国地理图》,再次附《春秋名号归一图》二卷,次为“诸侯兴废”、“春秋始终”。卷端题“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隐第一”。文中有朱笔圈点。书中有讳字恒、恒等。另有简体或俗字如晋、礼、无、齐、辞等。

袁跋中云此书为南宋福建刻本,尚待商榷。据李致忠先生考证^④,[嘉靖]《六安州志》卷中载六安州东,距城五十里有龙山书院,宋人汪立信曾读书于此。[康熙]《六安州志》卷七亦有类似记载。据此可知,在宋代安徽六安州有龙山书院,故此本推测为徽州刻本。至于福建籍龙山书院,目前尚未见史籍记载,暂存疑待考。

书中钐有“抱经楼”;“八经阁”、“韶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”、“臣印克文”、“寒云如意”、“寒云主人”、“佞宋”、“惟庚寅吾已降”、“无尘”、“侍儿文云掌记”、“克文与梅真夫人同赏”诸印鉴。袁克文晚年出让古籍,此书为潘宗周宝礼堂所收,张元济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著录^⑤。建国后,潘氏后人潘世兹

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58页。

②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241页。

③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·寒云日记》,第165页。

④李致忠:《宋版书叙录》,第183-184页。

⑤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上册,商务印书馆,2003年9月,第183页。

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入藏北平图书馆,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六、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跋

余仁仲所刻经传于世者曰:《周礼》,卢雅雨、陈仲鱼皆有之;《吕记》,曾见于天禄目;曰《公羊》,惟此及铁琴铜剑楼所藏;曰《穀梁》,有残本,完者在日本阿波侯家。此《公羊》即汪刻祖本、阮元所见缺者。慕邢为予购致,爰据瞿氏校勘记校定此本补叶之脱误。十月二十又记^①。(下钤“寒云小印”朱方印、“梅真借观”朱长方印。朱文跋语。)

此叶所据决非出自余氏原本,又不若卷六补叶之旧。因依瞿氏校为改定之。兹取瞿校与此本细参,而瞿本颇多增改,且尾有“重校讹行,是必为重修本,此则初印本也。故此尾叶之异同,则两存之。丙辰十五日寒云又记于瓶龕。(卷十二末配补页书眉。)

建安余氏刻书始于北宋,数代相承,绵延百年,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从长的出版世家。而宋代刻书最著名者即余仁仲万卷堂,其所刻之书流传于亦属不少^②。此袁氏旧藏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十二卷,汉何休撰,唐陆德义,宋绍熙二年(1191)余仁仲万卷堂刻本,每半页十一行,行十九字,小行二十七字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讳字有弦、玄、泓、弘、殷、匡、桓、恒、贞、徵、慎等。扉页袁氏墨笔题签云“宋绍熙余仁仲万卷堂刊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”四行,下署“寒云”。背面钤有吴下王大忻1917年正月初一日为袁克制的“陌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”读书小像印鉴一方^③。卷端题“春秋公羊解诂隐公第一”。其卷首“汉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”末有余仁仲刻书跋,云

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二书,书肆苦无善本,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参校,颇加厘正。惟是陆氏释音,字或与正文不同,如此序“釀嘲”,“釀”作“讓”;隐元年“嫡子”作“适归”;“舍”作“啥”;“召公”作“邵”;桓四年曰“蒐”作“度”。若此者,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,姑两存以俟知者。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。

余氏此跋阐明刻书之缘由,并且明确了此书版刻时间、地点以及刻书人。每卷卷末均记有经传、注、音义字数,其后间或镌有“余氏刊于万卷堂”、“仲刊于家塾”、“仁仲比较讫”。卷十二末为钞补,镌有“余仁仲刊于家塾十二末配补页另有‘仁仲比较讫’、‘余仁仲刊于家塾’、‘癸丑仲秋重校’等条记。

瞿氏旧藏亦有宋刻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

①根据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·寒云日记》(第152页)此跋当作于1915年。

②李致忠:《宋版书叙录》,第193页。

③关于此印缘由,详见国家图书馆藏宋嘉定刻本《友林乙稿》册末袁克文跋语。

此书,并刻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。瞿氏以其旧藏宋本与扬州问礼堂汪氏翻刻本对校,列出近百条汪氏翻刻本讹误之处。今以瞿氏校语^①比勘此袁氏旧藏本,此本中有不误者,亦有与汪氏翻刻本同误者。如第一册中,袁氏藏本亦误者:隐公六年“隐公获焉”注“为郑所获”,“获”误“壤”。八年“辛亥宿男卒”注“宿本小国”,“本”误“卒”。桓公二年“宋始以不义取之”注“宋始以不义取之,不应得,故正之,谓之郕鼎”,脱“不应得故正之”六字。庄公九年“○八月”脱“○”;“曷为不与公复讎”,“讎”下衍“辞”字。二十有五年“以朱丝营社”《释文》“营社,一倾反”,“一”误“二”。

据瞿本卷十二末镌有“癸丑仲秋重校”,袁克文跋中认为瞿本为重修本,而自己所藏本则为初印本。据瞿本第一册校勘记举例可知,瞿氏之本佳于袁氏本。然袁氏旧藏是余氏万卷堂初刻未校本,抑或“癸丑仲秋重校”重修之后的翻刻本?暂存疑待考。袁氏“初印本”一说有待商榷。

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亦有宋刊残本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六卷,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初编》即据此本影印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五云:

原书十二卷,每公为一卷,与《唐石经》合,今存宣公以后六卷。首行题“春秋穀梁传第七”,次行题“范宁集解”。每卷末有经、传、注、音义字数。又曰“仁仲比校讎”。第九卷末曰“余仁仲刊于家塾”。第十二卷末曰“国学进士余仁仲校正,国学进士刘子庚、陈几、张甫同校,奉议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应行参校”,共五行。又有分书墨图记曰:“余氏万卷堂藏书记。”每半叶十一行,注双行,行大字十九,小字廿七。“匡”、“恒”字阙笔。所附“释文”,专用音反,不全录。其足据以订注疏本之讹者,已详阮氏《校勘记》,所引何氏煌校本中“何氏所见”,即属此本。其字画端谨,楮墨精妙,为当时初印佳本,虽非全帙,固足贵也。卷七首叶有白文方印曰“虚中印”。^②

瞿氏旧藏卷七首页白文方印“虚中印”与袁氏旧藏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书中所钤“虚中印”相同,疑两部书曾经一家收藏。袁氏旧藏本中李盛铎跋云:

今世所存宋槧诸经板本,依岳氏《沿革》所举,惟有蜀大字本、抚州本,建余氏本。但蜀本不列刊校人名,无可徵验。抚州公库《礼记》今在海源阁,扁袂不可得见。余仁仲本《周官》亦只残帙。惟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烜赫人间。自菟圃、闽源递相传宝,卒归虞山瞿氏,百年转徙,未出吴中。同时,汪孟慈太守别得《公羊》一本,付之景刊。据瞿氏《藏书志》所校,知翻本颇有刊改,未为尽善。而汪藏原书兵燹以后沈晦已数十年,一旦忽见于京师,为寒云购得。开卷展读,楮墨精妙,神采焕然,与黄唐本《礼记注疏》刊板先后仅一年,同为三琴趣斋经籍弁冕。以“虚中印”证之,瞿氏《穀

①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三,第72页。

②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三,第83页。

梁》(据瞿志亦有此印),实与此本同为一家藏弄。第《穀梁》已有黎刻完帙,而问礼堂抚刻草草,殊觉未饫人心。若以此本重付景印,庶菴斋不得专美于前。邵公有灵,不禁馨香祝之。乙卯长至前一日盛铎识。

跋中述及宋刻诸经本,并及余刻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、汪氏翻刻本与“虚中印”等。由此可知,余仁仲万卷堂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、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曾经黄丕烈、汪士钟递藏,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,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五著录^①。此外,汪喜孙(孟慈)亦得余氏万卷堂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,并影刻梓行,即通常所说的“汪翻本”。而汪刻底本在沉寂数十年之后,1915年10月为袁克文购得,书中钤有“汪喜孙孟慈藏”等汪氏印记。黄丕烈《荃圃藏书题识》未著录余氏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,仅有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,云:

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载有建余氏本,余所见残本《穀梁》,在周香严家,即万卷堂余仁仲校刻者也。此外有《周礼》,亦缺《秋官》,藏顾抱冲所。今秋得此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十二卷,完善无缺,实为至宝,得之价白金一百二十两,不特书估居奇,亦余之爱书有以致此。初,是书出镇江蒋春农家,书估以贱直购之,携至吾郡,叠为有识者称赞,故索价竟至不减。余务在必得,惜书而不惜钱物,书魔故智有如是者。《春秋》五传,邹、夹已亡,左、穀二家,仅存晋人之注,惟《公羊》注犹汉人,安得不以至宝视之?倘有余力,当付剞劂,以广其传焉。嘉庆戊辰秋七月黄丕烈识。^②

知余氏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从镇江蒋春农散出,黄丕烈以重金购得;并经眼周香严家藏余氏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残本。蒋春农即乾隆时期的藏书鉴赏家蒋宗海。黄跋中未提及自己藏有余氏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,此与李盛铎跋中所言不合。《荃圃藏书题识》目录“公羊解诂”条下注“宋余仁仲本”,再下注“项城袁氏”^③,说明此题跋辑自袁氏藏书。然此袁氏藏书无黄氏题跋,书中亦无黄氏印鉴。综上所述,黄氏旧藏与袁氏旧藏疑为同版两部书,《荃圃藏书题识》目录所注“项城袁氏”,疑误。

袁氏旧藏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一书中黄彭年、李盛铎跋中均提及黎庶昌出使日本时,曾经摹刊宋本《春秋穀梁经传解诂》,并刻入《古逸丛书》。黄跋云:

此宋余氏万卷堂校刊《公羊》。得扬州汪氏重刊本已可宝贵,今见原刻,经徐、季、汪三家审定,归于新吾,完好如故。古香袭人,真希世之珍矣。黎菴斋呈华从日本得余本《穀梁》,刻入《古逸丛书》,亦每半板十一行,行十七八字,注双行二十七字。章附音义,卷末记经、注、音义字数。以予所藏元延尺度之,长七寸八分强,广五寸五分,比较悉合。于是余氏两书复显

①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三,第70页、第83页。

②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六,第18页。

③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六,第3页。

于世,惜不能取两本归之一瓮耳。《穀梁》书尾有刘子庚、陈几、张甫同校,陈应行参校街名,足见当日校勘之精。并记于此。黄彭年为新吾题。(下铃“陶楼审定”白方印。)

然据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,黎庶昌所得仅是仿宋本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三“甲申二月十六日”云:

东祀怀借仿宋绍熙本《穀梁传》四册,黎莼斋星使在东瀛摹刊,旁有金泽文库印,雕造楮印色色,俱臻绝顶,以士礼最初印本较之,犹瞠乎其后,他无论矣。闻星使得唐写、宋刊本甚多,俱金泽库中物,顷已影刊七八种。……将来星使瓜代,所刻板皆捆载来吴,必购之为治庸藏书生色也。

“治庸”即叶昌炽藏书楼名“治庸室”。叶昌炽明确指出黎庶昌摹印本为仿宋绍熙本,而士礼居旧藏本即瞿氏藏本为初印本,二者并非一本。黄、李二人跋中并未言及黎氏摹刻底本为仿宋本,当是以黎庶昌摹印本为余氏原本。

袁克文旧藏此余仁仲万卷堂刻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堪称建本之至精者。曾经徐乾学、季振宜、汪喜孙递藏,后归入李新吾。1915年10月袁克文以三千金购自李新吾^①。今书中钤有“徐健菴”、“乾学”;“季印振宜”、“沧苇”、“季振宜读书”;“汪喜孙孟慈藏”、“伯雄祕笈”;“袁二”、“寒云”、“惟庚寅吾以降”、“侍儿文云掌记”、“后百宋一廬”(大小二枚)、“与身俱存亡”、“八经阁”、“流水音”、“寒云如意”、“三琴趣斋”、“佞宋”、“寒云鉴赏之钤”诸印鉴。此书楮墨精妙,神采奕奕,与三山黄唐本《礼记正义》刊板先后仅差一年,袁克文师李盛铎称此二书“同为三琴趣斋经籍弁冕”^②。袁克文晚年,将此书转让潘宗周宝礼堂,张元济《宝礼堂宋本书目》经部著录^③。建国后,潘氏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入藏今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(未完待续)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①《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》第二册《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·寒云日记》,第152页。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62页。

②该书李盛铎1915年跋语。

③《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》上册,第185-186页。

閱以連筆如席以云盛事然福如新 薛濤
即告之善何竟遲、就閱勿遠道所閱遇生者不
當八九以
首撥而結居其後母六省無存焉耶 僕
勸及早入為計自夏秋以來均未有息肩之隙
漸為回陝之後以次交卸則
營務北上正是吉日時辰 石中丞為一旬入

對竊計
柏薇連聲在瞬息之間幸任財僕於伊犁渠
王案內仍不得一喘乃環仰窺
上意或以差事未完且又有僕
派查勘之地尚非竟以適成老其身者閱官人憂難
腦屢承
知已以此字為解

文见第 103-104 页

纂圖五註周禮十二与南宋坊刻之至精者曾
載入傳是樓書日与首有徐乾亨字藏印可證
也予以為金与三山黃唐本禮記正義崇本奉
秋胡式傳黃氏補十家註杜工部詩史黃香
夫利本三狀元註東坡先生詩張子湖居士
文集六宋刊輯自景賢家多為盛伯章祭酒
故物皆宋刊無上上品遂致予幸予之冀
而為侵索之始日漸書藏不復問人聞藏者
矣甲寅冬月獲於京師時居浚水飽屬唐

文见第 131 页

周易尚書七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八經即延令
宋板書目之第一種也謂八板八冊者也李木齋師曾貽
禮記一部為拜經處藏九經之一師身自儀徵阮氏家文
達題端標曰宋本而吳氏亦記六定為宋刊需其字畫皆
明初寶本眉上有音注宋詩六多缺筆如天祿琳瑯頭
宋慶祥謂之宋本皆明本也善真宋刊則從言聞見此八經
版實自山東獲歸甫抵京即為予購得木師及傳述林董
受經吳印亦諸子見之皆驚為並世而兩宋刊明儒之疑
圖庶可以釋然矣洪憲元年二月寒窗記於後有宋原中

文见第 128 页